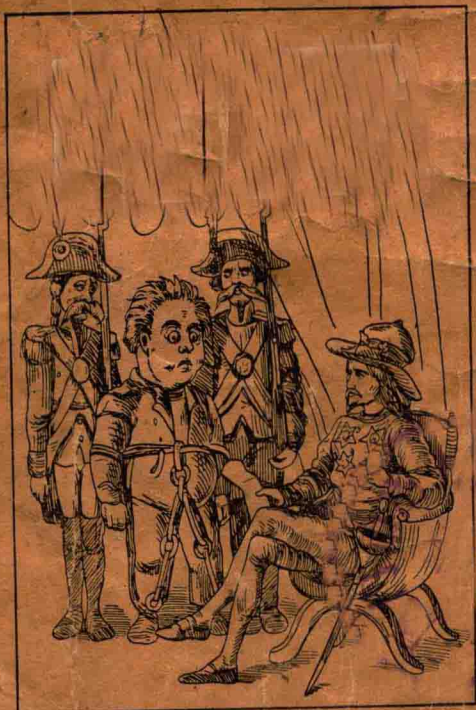


著名學文界世

環指與瑰玫

著原雷克塔
譯強熾葉



一 御餐

白弗勒格尼亞國王福祿梭和王后及公主早餐時，接到克里米亞韃靼國王巴特勒的太子布爾包拜謁的來信，非常歡喜，從頭至尾，迴環莊誦一回，簡直連陳列在餐桌上的雞蛋和新鮮的鬆糕也忘記去嘗它的滋味了。

公主愛葛禮加歡呼道：「布爾包太子真勇敢啊！——多才多藝，一表非凡，征服玲瓏白盟脫的時候，曾經殺戮了許多莽漢！」

「誰告訴你的，寶寶！」國王這樣問。

「小鳥。」

王后道：「可憐的傑喀利阿！」

公主愛葛禮加擺動一頭捲髮沙沙地作響，而且口裏叫着道：「頑皮的傑喀利阿！」

國王勃然作色道：「我願望傑喀利阿是——」

王后緩和道：「好了些嗎？是的，愛葛禮加的小侍女彼青得在早上送早茶到我的室裏時，也曾經這般告訴我。」

「你常喝茶？」國王怒目道。

「喝茶總比喝葡萄酒和白蘭地強得多。」王后這樣反詰。

國王極力制住自己的暴戾和緩地說道：「親愛的，我不過說你有點嗜茶而已。愛葛禮加我希望你打扮得簇嶄齊新，服裝店的提貨單上所列的物品，是够分配嗎？夫人你也得常常參加參加宴會或跳舞，這一件藍色絲絨，實在使我看得不要看，好換換啦！真的，吾愛！我還盼望你購置一串在二百金鎊左右的項鍊。」

王后道：「但是傑略利阿怎樣呢？」

「傑略利阿可以去——」

「呵！王后吃驚道：『他是你自己的姪兒，我們亡故不久的國王的嗣子啊！』」

「傑略利阿可以去製衣，吩咐葛龍包梭給他付款，此外再給他幾千先令，就可以使他囊中飽滿而滿足他的心願。親愛的，當你購置項鍊時，還可以順便備一副手鐲。」

國王和她這般戲謔，王后覺得輕鬆，不期然擁抱國王，然後圍繞公主的胸前，隨即離開餐室，準備接待貴客的駕臨。

照耀在國王眼前的輕飄淺笑消失在她們臨去的背影裏。佳酒一瓶，單身獨酌，偶然觸動心弦，不覺高聲叫道：「哈哈！福祿梭恢復我本來福祿梭了。在我沒有做國王的時候，除了天然泉水，從不喝刺激而熱性的白蘭地，泉水在山谷間潺潺地流着，大口徑的槍握在手裏，穿過朝雲，射擊鷓鴣以及沙灘和麋鹿！頭戴皇冠，怎樣難受！這不是英國戲曲中的名句嗎？我爲什麼要篡奪——不，不，不是篡奪我姪子傑略利阿少年的王位，我要收回這可厭的自由，白弗勒格尼亞高貴的王冠和尊榮的圭玉，我應戴也應佩，看那可憐的小孩，兩行清涕和流涎，啼着要糖果，黃口乳臭的渺躬，怎當得佳王冠和圭玉，怎吃得消那克里米亞人作戰時佩戴的武器？」

內心不住的爭執，使得國王想到白弗勒格尼亞和克里米亞的聯姻而免除血戰，把自己爲義務而享有王位以及償還傑略利阿太子王位的問題，都拋諸腦後。

國王鼓着勇氣吃了雞蛋和鬆糕，於是按鈴召見大臣。王后本來想去探視傑略利阿的病狀，但一轉念間，想着：「先工作而後逸樂，午後閒暇再去探視也不妨，現在且到珠寶店裏購置項鍊和手鐲。」公主回到房裏，吩咐她的使女彼青得檢出她自己所有的服飾，於是便都忘記了傑略利阿了。

二 福祿梭篡位 太子閒遊

在繼承律沒有規定之一直從前，哈味阿國王去世之後，政權由王弟主持；但是不忠實的攝政者，不遵故主的遺囑，潛號福祿梭第十四宣布他是白弗勒格尼亞國王，堂皇加冕，號令國中權貴對他尊敬而私賚多量的金錢。人民對於國王問題，夙昔已不參加意見。傑喀太子的父親去世，年少無知，不知王冠何時已經戴到別人頭上，又蒙混地不知國土的全部喪失。終日在玩具和糖果間討生活。及長，太子提槍帶馬，馳騁郊遊，堂妹愛葛禮加是惟一的侶伴，非常友愛，就是叔父佩戴王冠，環繫圭玉，也毫不嫉妒。我們試看福祿梭的圖像，絲絨衣飾，金剛石，鼬鼠皮和威風凜凜。我極不歡喜像這樣不通風氣的衣服和頭上笨重的王冠。

年青的王后，肥胖得可以。雖然歡喜諛諛奢侈及賭博，但一點待遇姪兒的仁慈，心常常照耀在國王陰森掠奪篡位的勾當上。但有時又不自慰，以為國王雖係亂臣，卻還是一個受人尊敬的男人。去世之後，傑喀太子仍然可以繼位而且愛葛公主也還可以同享幸福。

老年政客葛龍包梭對於福祿梭國王非常忠心，朝政率付彼手，而且金錢，狩獵，奉承等等，祇是從心所欲。沒有一件不妥貼地辦到。時常與兵作戰，白弗勒格尼亞報宣布勝利，銅像徧布國內城市，圖像徧掛各畫苑。豪傑的福祿梭和勝利的福祿梭以及偉福祿梭——雖在太古初民，也知諂媚和奉承的方法了。

愛葛禮加公主目空一切，那長髮，大眼，細腰，小足，證明是國中極可愛的少女容貌。色藝雙全，那保母們常常嘖嘖稱羨，而且以她為鼓勵那些怠惰的學徒。她能奏唱複雜的樂調，並能應答曼那爾任何的問題，不僅嫻熟歷史，而且兼通英法德意西班牙希伯來亞格亞希臘拉丁克里米亞韃靼等國的文字。總而言之，她是一個多才多藝的青年。

公主的保母葛羅吉諾夫夫人是一個莊嚴而高傲的人，出身望族，雖然並不高於普通的婦女，也至少是一個夫人身分。不過那種荒謬的自驕，識者每多非笑。丈夫是僕役的領班，卻早已去世。自己名義上雖屬夫人，

實則不過一個王后的侍從罷了。因為趨色承顏（是一個意志薄弱者）的得當，所以寵幸逾恆，賜爲公主保姆。至於公主的才藝，讀者當然要明瞭真相，敏慧有餘而情性亦足，偶爾彈奏一二曲調，還伴稱從未看過曲譜，解答曼那爾的是否正確，各國文字和成語，是否有真實根底，都足令人發生懷疑，縱屬自誇，而那陳列的刺繡和圖畫，常常使人引起誰是真正的製作者。

要知道公主的種切，自然應先追述黑杖仙人的故事。

三 黑杖仙人及其他

白弗勒格尼亞和克里米亞韃靼交界地，產生了一個奇異的人物，她手持黑木小杖，爲上升月宮的階梯，遠遊異域，多恃此杖，也憑此以實現其各種幻想，因此人們均稱她爲黑杖仙人。

少時，從父親學習咒術魔術，跨一黑杖徧遊宇內，唸唸咒祝各國的太子（她有很多教子）並且指化惡人成爲野獸，雀鳥，磨石，木頭，唧筒，雨傘，及其怪異的形狀。要之，她是一個多事好動的仙人。

數千年前，她曾經倦於魔術的施行，意想：『我將封鎖咒術，讓一切進行牠們的自然程序；我的兩個教女——哈味阿國王后和巴特勒公爵的夫人——曾經各給她倆一種禮物，那是一種能迷惑她倆丈夫的目光，畢生享受男子的愛慕。本來兩人都是老醜的俗物，卻幻想自己爲絕代的佳麗。當我訪問她們，總是殷勤招待——我把黑杖揮動，她們立刻變成狒狒，那些隨身佩帶的珠玉也變成洋葱。』這便將魔術書籍封鎖在食櫥裏，就是那黑杖也除了隨身伴行外，總沒有使用它。

巴特勒公爵夫人生了男孩，（當時克里米亞韃靼以公爵爲貴族之一）黑杖仙人被邀參加洗禮，除了致賀辭外，還送一隻不值二千仙令的銀船。恰巧白弗勒格尼亞王后也舉一雄，當時祝砲齊放，結綵懸燈，慶祝產王太子的盛筵，差不多沒有完散的時期。黑杖仙人被邀爲新太子的教母。當時大家都以爲在這盛典中，她一定至少贈送太子神奇的短衫，駿馬，吉祥袋，及其他有價值的東西。可是仙人到傑喀利阿太子搖籃的旁邊，

而發出意想不到的辭句：『可憐的嬰孩，小小的逆境，是我贈給你的禮物。』人人都讚美慶祝而她卻發出不祥的祝辭。當然與傑略太子的雙親以不快，結果竟先後去世。而窺伺神器的王叔也竟篡奪了他的王位，一如吾人在卷首所閱讀的情況。

克里米亞韃靼國王加福非奧拉同樣有個嬰孩樂沙爾波，要受洗禮，黑杖仙人也躬逢其盛，當各人贊揚和祝賀她的雙親的時候，她又是面呈憂色，望着嬰孩和王后道：『好婦人（因為仙人不拘禮節）我贈你這女孩一個幼年的不幸者，這是我最佳的禮物。』她用黑杖輕輕觸了樂沙爾波，左右均怒目，她於是和王后握別，悠然飛越窗外。

這時候左右臣下肅靜地站立王后兩旁，齊聲說道：『她是一個多麼討厭的仙人，在白弗勒格尼亞國參加洗禮時，也是說這套不祥的祝辭，果然——叔父篡奪王位的不幸事件發生了！難道我們的公主也冒不諱嗎？決不，決不會的。』

當加福非奧拉國王的臣下巴特勒公爵謀反的時候，羣臣叫道：『誰敢謀叛威嚴愛戴的君王，誰敢抗拒，他是無敵而不可抵抗的！他將把巴特勒下獄，還要將他綁在驢尾上遊行示衆，這是偉大的加福非奧拉對於叛徒的懲處。』

國王征服了巴特勒，膽怯多愁的王后受驚得病，遣囑侍從們善視樂沙爾波，他們都願竭力盡忠。如有不幸，寧為生命之犧牲，斷不至使公主受任何侵害。當初克里米亞韃靼報紙競載國王征服叛臣，同時又披露巴特勒軍隊的崩潰，最後還載登國叛兩軍行將交戰。加福非奧拉國王竟在消息囂張中被潛號稱王的巴特勒所殺害。

惡耗傳來，一部分廷臣不顧一切，逃避他方，其他均願效力於勝利的領袖。孤獨幼弱的樂沙爾波身子無助，逡巡宮室，哭叫：『公爵夫人！伯爵夫人！我餓了，送牛肉湯給我來。』她經過了宮廷舞廳以及僕役的房室，寂寂無人，下了階梯，去入客廳，同樣的闕無人影，大門挺開，去到花園裏來，隨後又到荒郊，便不知她的下落了。

一天，巴特勒射殺了兩個小獅，那口中發現了一塊破布和一隻鞋，現在變成克里米亞韃靼國王的巴特勒說道：『可憐的小公主，已被獅子吞食了！還有什麼方法補救她呢！』某大臣把這鞋放在袋裏，這便是樂沙爾波的結局。

四 愛葛禮加公主洗禮時沒有邀黑杖仙人

愛葛禮加公主降生的時候，非但沒有邀黑杖仙人參加洗禮，而且還吩咐門役說，如果她來，着即嚴詞拒絕。看門葛羅吉諾夫是雄赳赳的強漢，守護宮門，堪稱厥職。『沒有在家』這是他對付商人或不受歡迎的訪客照例的答辭，那粗暴的聲音，簡直嚇倒一般訪客。我們看這一對蠢笨夫婦的聚處時，總是朝夕爭吵，他的伴侶，也許是讀者所意象得到的那種討厭的囂張黑杖仙人前來拜訪，葛羅吉諾夫做出驚人可厭的形態說道：『提起黑杖走罷，老實告訴你，男女主人都出門了。』說着便預備關門。

仙人用手杖阻住，葛羅吉諾夫憤怒破口慢罵道：『你想成天在此伴我嗎？』

仙人答道，那態度很嚴肅，『我願年年日夜守這門。』葛羅吉諾夫大笑若狂答道：『你願意伴我，真幸福啊！』說着就啞了。

仙人揮杖打他，他的身體忽然離地向着門兒撲來。他感覺到鬚髯是一個螺釘向他的腸胃裏猛力釘進來，後來兩臂交盤在頭部，兩腿也盤縮在下體，全身麻木，好像變成一團金屬，已經成爲啞子而再也不能說話了。

瞬間被釘在門上，宛如一個金屬的叩門器，炎暑的夏日，他被燃燒得赤熱，嚴冬深夜，也許會把他的黃銅鼻子變成冰塊而掉了下來。國王夫婦（他們這時還是親王和夫人）散步回家的黃昏，說道：『瞧！門前新來的叩門器，很像我們的門役啊！』後來女僕用粗紙拭抹他的鼻子，頑皮的青年用螺旋釘扭動他，使他平白地受了慘酷的刑罰；有一次，王后想刷新門庭，繪圖匠把他染成深綠色，五官幾乎被顏料塗塞，我們知道他一定

翻悔以前對於黑杖仙人的鹵莽了。

在公共場所他貪吃啤酒和欠商人債，常常和他的妻子公開的爭鬧，如能及早改過自新，那末他的妻子也許早已同意移住到澳洲或美洲去了。當親王和夫人離了宮廷，那還有人想到這個門役呢！

五 愛葛禮加收養侍女

愛葛禮加幼年時和她的保姆葛羅吉諾夫夫人在御園裏散步，保姆替她張傘，保護面容不生黑斑，公主拿了一個小圓餅餵飼聖池中的天鵝和水鴨。當沒有走到鴨塘，碰到一個可愛的小女，蓬鬆的頭髮，飄揚在兩頰上，好像長久沒有沐浴，那一襲襤褸衣裳，遮不掉腳上所穿的破鞋。

葛羅吉諾夫夫人問道：『可憐的幼弱者！誰讓你到這裏來！』

『飢寒驅我到這裏來。』

愛葛禮加問道：『甚麼飢餓！』她將手裏的餅給這女孩。

葛羅吉諾夫夫人道：『呵！公主，你多麼良善，多麼仁慈，多麼真誠的天使！那邊父王母后也來了。』國王夫婦帶了姪兒傑喀利阿同來散步，葛羅吉諾夫夫人便上前說道：『公主多麼仁慈啊！她在花園裏碰着這個幼弱而污濁的可憐人——我不能告訴她的來歷——可是公主已分給餅子把她了。』

愛葛禮加道：『因為我不需要這餅子。』

保姆道：『你真是可愛的小天使。』

愛葛禮加道：『你看我美麗嗎？但我自己卻承認也是醜陋的小女孩。』雖然她打扮得精巧而美麗。

『啊！美麗！』幼女說了之後，不住的跳躍，歡欣舞蹈，並且大嚼餅子，她既歌且吃，那可笑的音調，弄得皇家老小個個都呵呵大笑起來。

幼女道：『我能舞蹈，能唱歌，還能唱各種高音。』說着，她跑到花壇前採了幾朵夜來香，石蘭和別的花朵，

撮成一個小花冠，在國王夫婦面前舞蹈，這情境，這談諧，無論誰都歡喜她。

王后道：『小女孩，誰是你的母親？誰是你的叔屬？』

幼女道：『小獅子是我的弟兄，大母獅是母親。』她穿着一隻破鞋跳躍，這使什麼人都非常開心。

愛葛禮加向母后道：『媽媽！我的鸚哥逃出籠子了。我沒有其他更歡喜的玩具了。談諧的幼女可以使我快樂，我願意帶她回宮，把我穿過的衣服給她穿。』

葛羅吉諾夫夫人道：『啊！真是慷慨的寶貝！』

愛葛禮加道：『那些外衣我已穿過許多次，而且都已厭棄了。我要她做我的小侍女。小女孩！你願意同我回宮嗎？』

『跟你回去——願意！願意！美麗的公主——吃美宴！穿新衣。』

他們聽了，同聲大笑，於是將幼女帶到宮廷，薰沐更衣，打扮得和愛葛禮加一般的漂亮，這不但使公主出於意料之外，就是幼女自己也從沒有想到宇宙間會有如此秀外慧中的人物，而她倒並不因此驕滿自大。

葛羅吉諾夫夫人將幼女彼青得的破衣和破鞋用繩束好放在玻璃的櫥箱裏，而且寫着『這是可欽佩的仁慈的愛葛禮加公主收容幼女彼青得遺留下來的破碎紀念物』等字，並且記以年月日，然後將櫥箱緊緊封鎖。

小彼青得受了公主的殊恩，不時歌唱舞蹈以取悅她的女主；不過自從公主得了一個猿猴，一隻小狗，以及一個偶人之後，漸漸和彼青得疏遠了。彼青得感覺到沒有知音，便廢然不再唱那些有趣的歌調了。尤其是悲苦和沉寂，使她掉入生之淒苦和失望的深淵裏。稍長，便依公主為侍女，沒有工資，卻勤奮工作；雖然斥責，毫不違抗；早起晚睡，隨聲呼應，實在是一個完美的婢僕。公主出遊，彼青得替她製備新衣；公主讀書，彼青得侍候在側，形影不離，終於吸收了許多新知識。每於公主疲倦思睡，或因馳思未來的跳舞，她總是靜候教師的講授，並且也常常跟着公主學習舞蹈，學習琴調；餘如圖畫，法文，拉丁文，和其他各國的文字為公主所學習者，她無

不嫻熟。公主出外，常常這樣說：『彼青得你可以努力完成我開始的工作。』彼青得從容盡力工作，說聲：『小姐是。』之後，毫不誇張自己的成功。

公主在最後完成的圖畫上，常常署了自己的名字。因此國王夫婦見了之後，都十分贊美，並且說道：『從前難道有過像愛葛禮加這樣的天才嗎？』公主很自信她親手成功的掛名成績，接受朝廷頌揚，髣髴這樣稱贊是理所當然，目空世界再沒有一個青年男女比得上她這般多才多藝了。彼青得始終沒有聽到什麼贊語，也根本未受什麼頌揚。一個沐恩圖報的少女，惟有努力工作以求悅主而已。這是讀者所當知道愛葛禮加自欺的過失，實在她並不是如同人們贊揚那麼多才多藝的公主。

六 傑喀利阿的行蹤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傑喀利阿常常穿着華美的外套，乘肥馬，任意揮霍金錢，和善的性情曾不吝惜王冠和圭玉的損失，他是一個缺少主張的青年。國家大政和學問的追求，絲毫沒有牽掛他的心緒。因此一班教師，徒擁虛名。當時白弗勒格尼亞大臣司哥拉太索不滿太子這般墮廢，氣得面孔拉長。然而從遊技師和獵僕的口裏，又常常聽到太子是一個可造就的學生，就是舞蹈師也每稱揚其伶俐；台球的評判，也嘆服其技巧。當時劍術健將黑喬甫將軍曾經說過他是希有的勁敵。

太子和公主在宮廷或御花園散步，曾用一種禮貌的態度吻了公主的手。這是一來有堂兄妹的關係，二來又是王后同在一道。王后常常盼望他倆訂婚，就是他倆也未嘗沒有這種意思。公主有時也想到她的堂兄儀表英俊，性情和善。讀者都知道她是聰穎博學，可憐的傑喀利阿則一無所知，只好減少談話。他們仰觀宇宙，星斗盈盈。他有天文常識嗎？愛葛禮加問道：『那裏是北斗？』太子道：『在那裏？你不要怕，倘有一打北斗來，我決定刺傷牠們不願牠們無端來侵襲你。』她道：『呵！你真是太蠢了，你的性情這般好而智慧這般少。』當他倆賞玩花草，傑喀利阿又是毫無植物學分類的知識。蝴蝶飛過，更不知昆蟲學是什麼一回事。

愛葛禮加歡喜傑喀利阿，完全基於外表的美觀。這也許是她的自驕自滿，以致沒有其他熟識的人物，而不能不傾心堂兄氣宇昂然之下；這也是古往今來天下男女共犯的通病。

福祿梭國王非常注意身體的健康，因此飲食非常豐盛（廚役法人馬密朵尼阿所烹調）更因自己將不久於人世，致使左右偉臣和機智的女侍起了極大的恐慌。葛龍包梭老臣和夫人想到：『國王死後，傑喀利阿太子和他的堂妹結婚恢復王位，傑喀利阿自然仇恨一班對他攜貳的臣民，我們地位的喪失，指日可待。』葛羅吉諾夫夫人當然交還曩日傑喀利阿母后的一切珠寶，我們也當然該歸還傑喀利阿的父親留給他的遺金。』大臣夫婦對於傑喀利阿因畏生忌，同時一般無識人民造出誹謗傑喀利阿的流言，說他愚笨得異乎尋常，連自己和公主的名字也會得寫錯，酗酒滋事，廝混在馬廐裏，高築債臺，在教堂裏打鼾，酷嗜賭博，且和僕役爭勝負，虛擲光陰，不知自愛，讒言四起，弄得國王和王后極度厭憎傑喀利阿，而愛葛禮加也漸漸對他冷淡。時譏刺他，諷他和庸俗爲伍。她常獨自到宮廷中跳舞或宴會，這般惡意的輕蔑，把傑喀利阿懊惱成病，於是延醫診治。

我們早知道福祿梭國王爲了自私而厭惡他的姪兒。王后卻是一個軟弱無主張的嫡母，傑喀利阿沒有在她的眼前，自然也被忘卻，並且也因爲自己宴會的忙碌，沒有餘暇照料着他。

我們顯然可以說那兩個奸人忌恨太子而唆使御醫披德樂甫宋用猛烈的瀉劑和放血，暗中殘害太子的身軀，因此臥病數月骨瘦如柴。

當他臥病中，有名的畫家安馬崙佐到白弗勒格尼亞宮廷；原來他是鄰國克里米亞韃靼的畫家，曾經因爲畫了宮廷人物的容貌而負有時譽。玩索他的畫中人物，如葛羅吉諾夫夫人和葛龍包梭等都顯出他的技巧有點近於諂媚權貴而描繪出少女和善人的模樣。所以時人多說他：『畫像中表現了諂媚權貴的傾向。』然而公主卻道：『我的美貌還超過他的寫生，我不願一個絕頂天才的被人壓迫，我望父王獎給他勳章。』朝中臣僚都承認公主的畫術很好，招請安馬崙佐做她的教師。因此在他指導之下，果然畫出許多精美

的作品，這也奇怪。公主把自己的成刊印成冊，並以一部份以重價售於書舖。圖書下面，當然署着她自己的姓名。可是這究係誰的成績，確實成個疑問。——教師不但教她或代她作成精巧的畫，並且替她計劃策略。

有一天安馬崙佐、陳列一張身穿戎裝的青年圖像，那秀髮藍眼，還活耀出動人的表情和面貌。

『這是誰親愛的安馬崙佐？』公主這樣問。

同時葛羅吉諾夫人插着說道：『我從來不曾見過這般美貌的少年。』

畫師道：『夫人，這是布爾包少主的圖像，是克里米亞韃靼繼承的太子，他的父王巴特勒和玲徬白盟脫戰爭的時期，曾經勇猛地手刃峨葛禮國王和消滅他的數千精壯衛隊，其餘的軍隊，也都被他的軍隊所殘害。』

愛葛禮加想：『這是怎樣的一個太子呢？沉靜，年青，英勇的好英雄呵！』

畫師道：『他的才華一如他的英勇一樣地令人欽佩，他精通各國語言文字，能歌唱，善樂器，就是克里米亞韃靼帝國戲院每夜所演的戲曲，大半都是他編排的；他常在御前歌舞，更顯出一個道地的美少年，連他的堂妹爲了愛慕他而染病死了。』

愛葛禮加公主嘆息問道：『他爲什麼不和這可憐公主訂婚呢？』

畫師道：『牧師不允許，因爲他們是堂妹關係，不應該和親族發生這種關係，同時那少年太子還有另外意中人。』

公主問道：『是誰？』

畫師答：『不便宣布這公主的姓名。』

公主嘆息道：『你可以告訴那個名字的第一字母。』

畫師道：『你猜猜看。』

公主問：『是Z嗎？』

畫師說不是從Y到X以至於W，幾乎把數字猜遍了。

猜到不是D，她非常興奮；猜到不是C，更加興奮；一直猜到不是B，她說道：「親愛的葛羅吉諾夫夫人！請你把鼻煙壺借給我。」於是把頭部藏在保姆的肩後，低聲道：「唉！先生，可不是嗎？（愛葛禮加的原名是

Angelica）

畫師道：「正是，我雖然受了太子的囑咐，不敢洩漏他內心的愛慕人；但可以將他的情人的圖像展覽於你的眼前。」說着他拉開帷幃，引公主接近鍍金的架子的前面。

呵！這是鏡子，愛葛禮加在鏡子裏看見了自己的容顏。

七 傑喀利阿和愛葛禮加吵了一次

克里米亞韃靼國王尊寵的畫師帶了許多他白弗勒格尼亞所畫的圖像回到本國。這些圖像中最引動人們愛慕的就是愛葛禮加公主的畫像。克里米亞韃靼的王族競相觀賞，國王也非常贊美，並且頒給冬瓜勳章給畫師佩帶。

福祿梭國王也曾經賞賜這個畫師以南瓜的勳章。他專畫國王王后及其他權貴們的圖像，幾乎成爲風尚，因此引起一般藝術家的不平。國王常常指着一幅這個畫師畫的布爾包太子的圖像而向一般畫家說道：「你們能畫得這樣神氣嗎？」

愛葛禮加公主不時凝視客廳廳上所懸的布爾包的圖像，甚至於當吃茶點時，茶水一滴一滴漏到衣服上來也一點都沒有覺察。雙親眯眼搖手的竊竊私議：「唉，這是什麼緣故？」

那邊傑喀利阿染病日深，奄奄一息於樓房裏。服了御醫猛瀉劑，簡直變成一個馴弱的小孩，來訪的除了友好衛隊——常來自誇外，還有侍女彼青得常常伺候其間，照料倒茶，送粥，煖牀等雜碎。

當侍女進來時，傑喀利阿常常微弱的呼道：「彼青得，彼青得，愛葛禮加公主無恙嗎？」

彼青得照例的回答是：「公主很好，謝謝你！」久病纏綿的太子嘆息道：「假如公主染病，我也一定不放心的。」於是便問道：「彼青得，公主問我沒有？」而彼青得卻回答：「沒有。」或是回答：「當我去到她那裏時，她正在忙彈琴。」也竟說出：「她正在寫晚間宴會的請帖，沒有工夫和我說話。」彼青得的答覆，是想假造一些事實，使太子諒解與事實不符以排遣其煩惱。她順便從廚房裏帶了一些炙雞或肉醬來說道：「這是公主親手替太子烹調的食品。」

傑喀利阿聽了這話之後，心裏漸漸放鬆，狼吞虎嚥的把肉醬和雞肉，甚至連骨頭上的皮肉也一股腦兒吃盡了，滿懷感謝公主的熱忱。第二天覺得身體恢復轉來，穿了整齊的衣服，走入客廳，這總可以看到公主了。他看見廳內的椅子和燈架的外罩都去掉了，帷幃也沒有掛，一切的陳列，好像少了許多，公主正在理髮。這當然是預備赴宴以前的打扮了。

愛葛禮加叫道：「傑喀利阿，你穿這樣的衣服，像什麼樣？」

「親愛的愛葛禮加呵！我今天精神還算好一點了，所以我下樓來謝謝你送給我的雞肉和肉醬。」

愛葛禮加道：「你不要諷刺我，那裏是送過你什麼肉醬和雞肉呢？」

傑喀利阿道：「親愛的，還不是你送的嗎？」

公主嘲笑道：「不必多說了，就算是我送罷，現在我預備陳設一間屋子，招待克里米亞韃靼國王太子，因為他要來瞻仰父王的宮廷。」

傑喀利阿愕然道：「克里米亞——的——太子！」

「是的，」愛葛禮加依然戲謔地說道：「克里米亞韃靼的太子，我敢說你從沒有聽到過這個國家，充其量也不過僅僅知道在紅海和黑海間的一個國度罷了。」

傑喀利阿說道：「我知道克里米亞韃靼在紅海。」公主忍不住的笑道：「呆子，這般笨的，你確實不配和有知識的人交遊，徒知狗馬，祇是和粗俗的騎士們廝混在一間屋子裏聚餐，先生，你不必驚異的望我，你當穿

你最華貴的衣服預備迎接太子，我也當吩咐僕役們整理客廳。」

傑喀利阿喪狂地喃喃道：「唉！愛葛禮加！真想不到你一變如是，當初我們在御花園裏互贈指環的時候，你何常對我說過這套話！」

愛葛禮加憤聲道：「走開！你這種不知禮貌的俗物，怎敢到我面前狂妄，你的小小沒有價值的指環在此！」說着，她竟將指環拋棄窗外。

傑喀利阿叫道：「這是我母親訂婚的指環。」

愛葛禮加也叫着說道：「不管，但是當女子和男人訂婚後，當然應當佩帶婚戒。你和我解除婚約，應即還我的指環，我不慣忍受人們自誇他們送人的物品！同時我預料不久將有人贈我大批的指環，誰看上你這還不值五仙令的東西呢！」

愛葛禮加絲毫不曾覺察傑喀利阿所給她的乃係一個神奇的指環，無論男女戴着，都有令人特別愛慕的神祕。說到傑喀利阿的母后，固然一個平常人，卻因她帶上這個指環，引起了一般人的傾倒，甚至她得病的時候，國王幾乎一慟至絕。當時她會囑傑喀利阿前來面授指環，可是從此以後，國王對於王后的愛慕，漸漸疏懈，而把满腔情愛都移到太子身上去了。自然太子帶上指環，備受朝野歡迎，而自從轉贈給愛葛禮加之後，國人漸漸轉移其愛苗滋長在公主的身上，而對於太子便不時聽到誹謗了。

愛葛禮加繼續把持了那種忘恩負情的態度說道：「我確知不久將有人送我許多精美的禮物，總比你這個指環要好得多。」

傑喀利阿失意的說道：「好！小姐，請你收回你的指環。」目光灼灼的盯視她，好像視覺較前清晰，說道：「哈！這是什麼意思！這種女子值得愛慕嗎！真是呆子的確，你是一個小小駝背！」

愛葛禮加叫道：「啊！你這暴徒！」

「說句良心上的話，你的眼睛有點斜視。」

愛葛禮加叫道：『唔！』

『你的頭髮是紅的，還有三個假牙齒，痘疤痕非常明顯，而且有缺腿的殘疾。』

愛葛禮加驚叫道：『殘暴者！你真刻毒！』

當他笑得喘氣而公主氣得要命的當兒，朝服整齊的甘巴貝勒啓稟道：『公主！太子，國王有話吩咐，盼望他們一同到宮廷和他們一道恭候克里米亞韃韃太子的大駕。』

八 葛羅吉諾夫夫人無心獲指環 布爾包有意訪公主

布爾包太子駕臨的預告，傳遍了朝中，每人都穿着華麗的衣服，僕役和衛隊也穿了整齊的制服。依老賣老的葛羅吉諾夫夫人最歡喜利用機會，裝腔作勢的扮着老樣，前去伺候君王。忽然在路旁瞥見一種閃爍發亮的物件，便囑咐曳裙的男孩拾起那個發光體。男孩原來是一個苦惱子，穿着門役所丟掉的破衣，醜陋得令人作嘔。『原來是一個不值錢的小指環，』但當他拾起那個指環交給女主時，男孩倒忽而像一個小小愛神一般了。女主人將指環接過來，可是太小，不適用於指節，所以便將它藏入衣袋裏。

那個男孩子望着她說道：『你今天多麼年青呵！』

她答道：『呆子！你也是這樣。』但擡頭一看，他顯然美麗而回復到晨間所看見的那個紅髮小呆子了。她很高興聽任何人的贊美，於是吩咐男孩子仍舊曳她的裙裾，趾高氣揚的走着。衛隊今天見了她特別恭敬。黑喬甫將軍道：『我親愛的夫人，你今天真是天使一般了！』說着他向她表示恭敬的媚笑。葛羅吉諾夫夫人走到尊貴的男女主人之後，那些尊貴的人們，都在鵠候克里米亞韃韃太子的大駕了。公主早早來了，傑喀利阿太子嚴肅地站在王座的後面。

克里米亞韃韃太子到了。他的隨員是司雷布治伯爵和一個黑奴；太子頭帶華美的王冠，身穿旅行服裝，頭髮有點凌亂說道：『來到貴國之前，我幾乎不能再停留一刻拜訪渴望的公主和各位貴族，沒有更換衣服，

——早餐時到現在，僅僅走了三百里路程。」一班貴族，正在忙亂中，毫不顧到站在王位背後的傑喀利阿太子發出一種侮蔑的笑聲。國王道：「葛龍包梭！招呼太子請坐。」

愛葛禮加公主和藹的笑道：「太子是穿着宮廷的服飾。」

太子道：「誰笑呀！我還有別的服裝，可是蠢笨的僕人都沒有替我帶來。」

原來是傑喀利阿的笑聲，說道：「是我，你剛才說過忙於拜謁公主，不能更換服裝，現在爲甚又說沒有帶來？」

布爾包太子兇猛地問道：「你是誰！」

傑喀利阿太子傲慢地答道：「我的父親就是國王，我是他的當然太子。」

國王和葛龍包梭見了這情形，都驚嚇得叫了起來：「啊！」但又急忙鎮靜道：「親愛的布爾包！這是我姪兒傑喀利阿，恕未介紹。今後彼此認識親愛，傑喀利阿來和太子握手。」傑喀利阿等到對方淚珠迸出才鬆手。葛龍包梭招待貴客把座位設在月臺上，國王王后也依次坐定，布爾包剛剛上了座位坐下，不料椅子倒翻，跌了一交，牛一般怒吼的貴客，簡直使傑喀利阿和在座的權貴平添不少的笑料。他初進來手裏持有的玫瑰花也掉在地上了，在在顯現了窘和笨，於是大叫着：「玫瑰！我的玫瑰！」侍臣拾起掇在他的胸前，人們驚異各人已發笑的原因：太子並沒有特別可笑的地方，不過臃腫肥短紅髮而已；這並不醜陋，因爲通常太子是不大有醜漏的。

兩國王族侍臣歡敘會談，傑喀利阿很滿意地和葛羅吉諾夫夫人站在王座後面，他用溫柔的眼光注視她，她的整神魂受了這種神祕的注視而動搖不定，說道：「親愛的太子，你對貴客這般高傲，我幾乎嚇昏了。」

「我仇恨他。」

「你忌妒他嗎？那麼還是愛慕可憐的愛葛禮加。」

傑喀利阿叫道：「決不！就是她承繼了二萬個王位，我還是看不起她。唉！我失去王位，而又無能恢復，我是